

史地小叢書

歷史方法概論

弗領著
薛澄清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弗領著
薛澄清譯

史地叢書
歷史方法

商務印書館發行

譯者自序

東西洋論史法的書籍，已經譯成中文的，也有好幾本了。現在我再來翻譯這一本，有幾句話該在這兒說明一下；同時，我翻譯這本書的經過，也得順便說一說。

方法好比一種工具，說的越加具體，對於初學們便會越加有用。這本書的原著者認清了這一點，所以他書中所討論的，沒有見得句話是抽象的，是空泛的。所以，如果從實用的方面來說，我想有了 Ch. V. Langlois 和 Ch. Seignobos 合著的史學原論（上海商務出版，譯者爲李恩純氏）以後，這本書還是值得介紹的。

我們試舉例說，選擇題目的方法，初學們不是很需要一些具體的指導嗎？可是，吾國已經刊行的史法書籍，無論是自著的或是編譯的，那一本曾提到這個題目呢？照我所知道的，這本書可算是中文史法的書籍，最先提到的了。我願意選譯這本書，這就是最大的動機。

這本書的原著者 F. M. Fling 博士是美國 Nebraska 大學的歷史教授，他在現代史學

界中有相當的威權。他對於法國革命史料的研究，貢獻很大，這本書以外，Source Problem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等，就是他的名著。

這本書原名 The Writing of History，這個書名下，原本還有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 等字，所以我就給牠譯做『歷史方法概論』。原本初版歸美國 Yale 大學刊行，時間是一九二三年九月。我現在所根據的本子，是一九二三年七月的第二版。原書共一九五頁，書首一篇弁言，原著者自己寫的。書後還有個參考書目。今譯本存原書弁言，刪去參考書目，這是我要聲明的，並且要請著者和讀者原諒。

還有，我很抱歉說，這本書是我整部譯作第一次的嘗試。兩三年前就動筆，因為人事倥傯，時譯時輟，所以一直延到去年，我到北平燕大求學的時候，初稿才算弄成。因得着陳衡哲先生的介紹，拙稿就寄到上海去。承商務好意，允為出版。誰料一二八中日淞滬戰爭發生了，商務遭難，拙稿也就一同犧牲在暴日炮火之下了。這事給我痛心和失望，那是不必說的。但是我對於這本書的出版，還是時刻在念的。暑假留平，本想利用這空閒，再把牠翻譯起來，又誰料禍不單行，先嚴忽於七月底因病

逝世，嗚呼，痛哉！試想，游子在外，身遭大故，憂苦悲痛的當兒，那有精力和興趣來幹這事呢？於是乎這本書又一直延到現在！這真是我料想不到的！現在這本書固然是譯竣了，但是我譯書的時候，是十月初南下奔喪以後，回到了家裏，在慈母流淚的面前，我也跟着她流淚，這種悲痛情形下，把初稿弄成的。初稿成後，我適又來厦大，因以教課之餘暇，把牠校正修改一下。我希望譯文不至於大錯，但是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應由我個人負責，我懇求諸位指教！

末了，我謹以十二分誠意，敬獻這譯本給厦大教授薛永黍先生。沒有他的各方面的助力，我永遠譯不了這本書。陳衡哲先生助我的地方亦多，我也應該向他謝謝！又承原著者的好意爲這中譯本做一篇序，現在我把牠印在這書首，并致謝忱！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厦大。

著者弁言

這一本書不是我的『歷史方法大綱』的改訂本。牠是一個完全新的工作。牠是爲着開始研究歷史的大學生而寫的，爲着沒有受過批評的歷史訓練的歷史教員而寫的，爲着念歷史的學生們，在大學時代失着了機會，希望用自修的工夫來得到報償而寫的。這一本書並不是要來代替德國史學家本漢（Bernheim）所著的『歷史方法教科書』的，我寫這本書，目的是要給初學者一個引導，做他們以後研究本漢原著的預備。總說一句話，這一本書是歷史方法的一個門徑。

我敢這樣希望，光把這本書的內容一讀，不至於沒有益處，但是同時要是把書中所引證的史料，一齊研讀一下，那末就有更好的收效。我提議有些地方應該好好地研究，方法上的各步驟都要應用，從批評史料開始，到最後附加註釋的論文爲止。只有從這種經驗，我們纔會了解科學的史學家，他們的工作是何等的困難和精確。

這一本書不是要來討論歷史教學法，但是這一個題目也在這本書佔得重要的一部分。連一

本淺近的歷史方法的書籍也沒有念過，而且科學的歷史研究的工作也沒有做過，這種教員，比較好的教員，他缺少一個重要的工具。不論他的歷史知識如何的淵博，但是他缺少一個科學的標準，所以他對於偽造或不健全的史籍，他和他的學生們都不知道提防；對於第二等的史籍，不能夠找出矛盾的事實，對於是非真偽，他也不知分別。

明顯的事理，我們還須強迫，這似乎是一樁奇事，但是實際上現在中等學校裏的歷史教員的確有一大批是沒有受過歷史的訓練的，他們也不覺得這種訓練是必要的。不能指導學生做實驗的化學教員，在現今的時代，他已經得不到或是維持一個中學裏的位置。可是歷史這一門功課，還是隨便拿給沒有受過歷史方法的訓練的去教。

十五年前，我在『歷史方法大綱』的緒言中說過：『這是一個普遍的信仰，凡有學識而沒有專門訓練的，也可以教授一班的歷史。』這種情形，到今猶然，我相信要是不強迫歷史教員去學歷史方法，這種情形，將永久不會有改良的。我們一定要給歷史教員好像自然科學那樣的專門纔行。化學的教學，自有了實驗的工作以後，那些只會拿着教科書去教化學的，到了現在，非受專門訓練，

便就教不了化學了。我們爲什麼不去強迫每一個歷史教員對於歷史方法的原理和應用，都應該認識認識呢？

本書大部分的例證，是從法國革命史引用材料的。這一段歷史很重要而且很有意思，並且又是我專門的研究，所以引用例證特別的多。可以收穫的園地，我樂意引導初學者進去。不但供給他們很多的機會，而且除開了英美兩國史以外，再沒有像法國革命史這樣容易給我們得到文字上的工具，研讀原手的史料的。

本書原稿，曾經鮑兒教授 (Prof. George L. Burr) 校閱過，因爲他的提議，使這一本書的形式和材料都得着改良。這只是一點厚惠，表示我們久年的友誼。

我敬獻本書給本漢教授。當我在德國某大學研究歷史方法的時候，他刊行他的『歷史方法教科書』，給我很大的益處。他那本書還引導了不少人。所以學歷史方法的，應該時時刻刻記得本漢教授，好像念幾何學的忘不了歐克里 (Euclid) 一樣纔行。

弗烈嘉樂弗領 (Fred Morrow Fling)

歷史方法概論目次

譯者自序

原著者弁言

一 引論

爲什麼要研究歷史——歷史是什麼——歷史和社會學——社會學和歷史的綜合法——歷史和社會學都
依靠過去的社會事實——自然科學中的真理——歷史中的真理——歷史即科學——歷史學識的必要
——歷史自覺心——怎麼樣得到歷史的學識——歷史方法的性質——史料——史法中的步驟——史法
的普通價值——語言學和歷史研究——文學和歷史研究——美術和歷史研究——論理學哲學和歷史研
究——歷史和社會的自然科學——歷史研究的計劃——方法的工作——歐洲研究和旅行

二 選擇題目的方法 史料的搜集和分類

大學生選擇題目的方法——書目方法和審定史料方法——全班一個題目——高級生的題目——題目的
限制——學生興趣和題目的選擇——這題目有研究的必要嗎——材料的搜集——第二手史著——搜集

目次

一

一七

歷史方法概論

二

史料定要完備——搜集史料的事例——紀錄史料的方法——遺蹟和傳說——遺蹟和傳說的分別——各種傳說——筆記和口述的傳說的價值——圖畫的傳說的價值——各種筆記的傳說

三 史料的批評 真偽的決定……………三〇

供詞和事實——各種史料須經過批評——證人和報告事實的關係——史料的真偽——各種偽造史料——偽造儀器——偽造稿本——著名偽書——拔利的回想錄——回想錄第三冊——誰編的——情探的日記——法國皇后的偽信札——史料真偽和史實建造的關係——不能解決的真偽問題——史料真偽問題初學者解決不了的

四 史料的批評 時地人的斷定……………四三

史料時地人的斷定——證人的人格——誰寫的——*Journal of Duquesnoy*——著者問題的解決——拔利回想錄的證明——*Capelli* 的信——研究史料內容以定作者的人格——*Canille Desmoulins* 的信件——信件的特點——著作的時間——記憶力是不可靠的——標定著作月日的方法——著作前的時日——著作後的時日——*Desmoulins* 等人的信件寫作的時日——著作地點的決定——這史料什麼時候寫的稿本著作地方的決定——次料和原料 *Nocker*——和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九

日國務會議——估定價值是批評史料的目的——史料的價值所受作家人格的影響——其他影響——回憶錄的不可靠——證人意見和判斷的價值

五 史料的批評 史料源流問題

史料的根源——史源的考證——Point du jour 抄襲 Procès-verbal——Moniteur Journal des débats, 和 L'histoire par deux amis de la liberté 這三種史料的關係——Journal 開始刊行在什麼時候——Moniteur 和 Journal 的編法——比較內容的方法——Moniteur 依靠 Journal 的材料——Moniteur 並用他種史料 Mowiem 和 L'histoire par des amis de la liberté 的關係——抄襲容易失敗的——一七八九年十月六日的史事為例——證人獨立的必要——考訂的結果必須刊行——近世史中史料的考訂的錯誤觀念——Fanke 的成績是我們的模範

六 史實的建造

供詞和事實——可能性是史證的基礎——水變成酒——這一代是不可能的別一代是可能的——科學實驗和史事證明——可能性不可用來決定或然性——筆記的方法——註的性質——史事的建造——兩個獨立的證人意見相符——獨立的證人意見不相符——單獨的證人——Desquesnoy 和三色帽章——

歷史方法概論

四

市政府的公例——Morris 的報告——Virieu 的報告——威爾斯的公使的報告——Process-Verbal 的報告——大部分歷史不是根據原料寫的——Thucydides 和 Herodotus——希臘史史證的性質——創造的推理——創造的推理的性質——創造的推理的舉例——默證法——須小心應用創造的推理——創造的推理的缺點和直證的史事

七 綜合法 事實的編比

八八

事實和綜合法——史法的理論和實習——題目的限制——日耳曼帝國的基礎——法國革命史的起訖——篇幅的考慮——刪略和特詳——史題價值的決定——世界史的問題——世界史和人生哲學——世界史的目的——價值標準的決定——事實編比的方法——社會學和歷史的綜合的分別——歷史和社會學——做大綱的方法——法國革命史的舉例——因果的相續——歷史綜合工作進行的程序——天才和歷史綜合——綜合的結果要能够表述人類特有的進化——一貫的方法——不重要的和重要的史事——本地色彩——一七八九年五月的史事的舉例

八 史文作法

一一六

大綱和史文寫作——歷史非文學——文學和史學的分別——科學化和通俗化的史書——一本書不能給

兩種讀者看的——成功的史文的特點——創造的幻想——錯認歷史即文學的一種原因——標準作的研究——史證和史文——史文須表述史證的性質——文學和史證的引入——史證原文的引入——Flammarion 的例子——各種史事須有史證——註腳的工作——卷數頁數的標明——原文的引入——批評的註腳——Robespierre 的疑案——何種材料應入本文何種材料入註文不容易決定——批

歷史方法概論

一 引論

歷史方法是應用來尋求歷史真理的方法。但是爲什麼要尋求歷史的真理呢？學者們用那麼多的精力來研究歷史，學校中用那麼多的精力來誦習歷史，這是什麼道理呢？我們希望得到什麼益處？是不是因爲我們可以看出過去的世界上的各種變動的狀態，得着樂趣，就算是我們研究歷史唯一的原因和理由嗎？或者還是因爲歷史的內容，和我們有很重要的關係，引起我們的興趣，所以歷史的研究便成爲一種必要的事情呢？

歷史是什麼？既不能像培根（Bacon）所說的那個談諧的波禮（Pilate）他對於真理是什麼，他不要有答覆，那末，史學家對於他所提出的問題，便應該盡力求到一個解答纔是。翻開世界史

一看，我們就曉得牠所講的，是人類底經濟的，政治的，教育的，美術的，和宗教的各種活動。牠不記述死的事實，卻是注意到那些動的，變的。在這變動的狀態中，我們所注意的，並不是那些重複的事實；卻是注意那些以前沒有發生過，以後不會同樣地發生的事。從這兒我們已經明白，歷史學家所要講的，是人類在社會中的活動，如何演進起來。換句話說，歷史就是人類特異的生活記錄。如果這樣就是歷史，那末，歷史決沒有重複發生的事情，牠也不得有所謂『歷史定律』，因為『定律』只能用在具有普遍性的事物，而重複發生，又是普遍性必有的現象。

那末，現在我們清楚了，歷史所講的是過去的社會的事實。但是我們應該曉得，所有過去的社會的事實，並不一定都是歷史的事實。「歷史的」和「社會的」這兩個名詞不是一樣的能够做歷史的綜合的一部分材料，然後這一部分的社會的事實，纔算是歷史的事實。所謂歷史的事實，就是把過去的社會事實，加以論理的組織而來的。我們要注意『特異』，或者說，我們要注意社會事實的個別性，我們注意牠，因為這是人類生活活動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應用歷史方法，把這些事實，加以選擇造成一個複雜而又進化的個體，這結果便就是所謂歷史。

另外一方面，假如我們所注意的，是過去的社會的共同點，注意過去社會重複發生的事體，我們研究的目的，在求出一個共同點，或者說是定律，那末我們研究所用的方法，是另外一種有系統的方法，就是研究自然科學所應用的方法。我們選擇材料，不注意事物的個別性，這個別性在整個的事物中如何的重要，我們也不去管牠，我們只要找出什麼東西具有共同點，因此，把這些東西會聚起來，結果自然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東西，不是一個特異複雜的整體了。這樣一來，過去社會事物的個別性，便不復存在了。我們這樣一種工作的結果，是社會學，不是歷史。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工作，可以互相幫忙。歷史學家所興趣的是性質，個別特異；社會學家所興趣的是分量，普遍，重複。

那末，社會學不是屬諸歷史的科學的；牠是社會的自然科學。歷史學和社會學都是要討究過去的社會的事實的，可是這些事實並不是要同樣的，他們所應用來選擇這些材料的方法也不一樣的。他們的方法不得不有分別，因為牠們的目的是有分別的。這分別，我們可以再用一個比喻來說明牠：在我們面前的一隻棹子上，排着很多有色的玻璃塊，大小形式，顏色各不相同。現在問題是這樣要把這些零零碎碎的玻璃塊組成一片大塊的玻璃，這個問題可以用兩種方式去解決：一種

是把這些玻璃塊放入一個鎔爐，等完全鎔化時，這已經鎔化的東西可以倒入模範，等到這塊玻璃冷了，我們所得的便是一塊顏色純一的玻璃。現在，每一個小塊玻璃，自然再也看不見了。我們要從中找出形態特別，橘色的或是深紅色的小塊玻璃，再也沒有法子找得了。在這一個集合體的整個中，牠的個別性失去了。除開這個方法以外，我們還有一個方法可以把這些小塊玻璃組成大塊玻璃。方法是這樣：我們把這些小塊玻璃連綴起來，等到各適其位置時，一塊五花十色的玻璃便就成功了。這樣一來，小塊玻璃的個別性都沒有失去，在那複雜的，特異的整個中，牠們各為一份子。上面說的方法，第一種是自然科學的，社會學的；第二種是歷史學的。

歷史學的綜合和社會學的綜合的分別，經過這一小段的說明，可以清楚了。現在應該可以明白社會的材料並非就是歷史學的材料，他們都是用過去的社會的事實為基礎，差的是不同樣的眼光和方法去選擇材料，他們綜合的結果，因為這樣，也就未能一致。如果這話沒有錯，社會學的綜合當然不能拿來代替歷史的綜合法，我們也無須把歷史硬拉到科學隊裏去，假如一定要這樣做法，是越加弄不清楚！我們要知道，這兩種科學的綜合法都有理由的，也都是科學的。